

目 录

- 昆明电影放映事业四十年史话……………赵宗朴 (1)
- 从群舞台到实验剧场……………向楚臣 (25)
- 回忆滇剧名丑王树萱……………马绍贵 李 瑞 (40)
- “五朵云”郑文斋……………马绍贵 李 瑞 (51)
- 解放前云南的美术教育……………李实清 赵生白 (58)
- 藏书家方树梅与《明清滇人著述书目》
……………李 硕 (64)
- 回忆聂耳……………张仓荣 (72)
- 赵藩先生事略……………鲁 元 (86)
- 怀念柏西文先生……………杨春洲 (91)
- 纪念柏西文先生……………于乃仁 (96)
- 陈一得先生的生平与科学成就……………孙维恭 (100)
- 我们所知道的白小松先生
……………严达夫 韩进之 李涛生 (117)
- 云南高等教育及交通建设的先驱者——董泽
……………万寿康 赵宗煦 (133)
- 昆明平民夜校和民众夜校……………杨仲鸿 (141)
- 抗日战争初期云南“学抗会”救亡运动简记
……………龙显球 (146)
- 难忘的滇南建民中学……………汪涵清 汪潮清 (164)

回忆一九四九年的昆明教师节·····	李树春 (172)
解放前的义光盲哑学校·····	董 铎 (176)
回忆云南世界语运动·····	张镜秋 (185)
华侨与腾冲的文教事业·····	张竹邦 (195)
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 ·····	长 江 (197)

质疑、补充、订正

订正龚自知的《龙云夺取云南政权的经过》 ·····	彭稚如 (203)
对《解放前昆明印刷业概况》一文的补充 ·····	缪以庄 (220)

昆明电影放映事业四十年史话

赵宗朴

(一) 追溯源流

解放以前的昆明电影事业当自法帝国主义的电影，首开云南电影之端。

光绪丁未（一九〇七年），高竹秋先生首次在滇省蒙自中法学堂看过法人放映法国影片《家丁报仇》，那时法帝国主义所筑滇越铁路尚未通昆明，可以说云南电影史上最早的一场电影。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滇越铁路修抵云南省心脏——昆明。客车仅到宜良，只有货车开始抵达昆明，称为“铁板车”，拉煤炭并运乘客。高先生曾亲自坐过这种车，从此，滇越铁路也带来了法国放映机器和影片。

清末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滇省境内还没有一家正式的电影院，只是法帝国主义者逢到他们的一些纪念日在滇越火车南站偶尔放映几场，招待中国人观看，属非营业性的放映。

此外，程子模老先生（从事电影廿余年）于幼时曾随长辈亲友在教会节日，在北门街天主教堂——“发福第”看过法国影片，仍属偶然放来招待一般教友和家属，并不是经常化的营业性质。

最有趣味的一种电影，当年昆明老辈称为“拉门电影”，系在昆明市区景星街口的五灵庙（现在的交通队）内放映。这种看电影，没有正式的规定票价，不凭座券，任随观众给点铜元及小钱，专门设有一个守门人员，付钱的观众，即由守门者拉开门入内观看。里面随便摆点凳子，设备十分简陋，这种方式，就是后来开设电影院的前身。

而昆明私人爱搞放映的，当推水月轩的蒋范卿，远在清宣统三年（一九一〇年），即为其友人段奇僧（开过群舞台，办过均报，）之子段继美的“洗三”（昆明习俗，小孩初生三日，请亲友吃饭的专称）晚上放过小电影。

昆明的“介福寺”，位于市区福照街，寺旧址在李鸿祥先生的住所（今市花灯团宿舍），最早亦常配合英国人演的杂技，放映过小电影，均系英法帝国主义的影片，闻当时因好奇和新鲜，亦很轰动昆明。

以上几则有关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滇省与电影史料，虽属一鳞半爪，犹存考证早年电影的史料价值，如实纪出，以存其真。

（二）民国初期创办的影院

1. 光复后水月轩首创影院。

民国光复之初，约在唐继尧主滇初期，民国二、三年（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左右，有蒋范卿于昆明市内翠湖的水月轩，首创了一个影场，地点就设在照相馆的客厅内。水月轩为当时著名的照相馆，地方不大，仅容二百余人，放映无声电影，片子均为默片。蒋正式与法国商人签订放映合同，放映影片都属百代公司在越南河内发行的法国片子，按

月以部数计算，每月寄片一次。当时的昆明各方观众，因电影是破天荒的新奇事物，均报以好奇眼光。据先辈谈最初系用煤石灯放映，票价很低，每张票仅五六个铜元（亦称“铜板”，那时一个一角的银毫约换十一至十四个铜板），后来，最好的座位，木靠背老式坐椅，售一个中毫。与笔者同住的肖茂仁老先生，曾随其母亲去看过。初映时期，观众不多，因早期电影，银幕摇晃较大，许多人都感到头晕，不甚习惯。放映方面，设备极简单，用单机木架手摇机放映，又无马达装置。影片均系法帝的片子，滑稽、武侠、歌剧等各种配搭放映。影场也不是专门建盖，沿用旧房屋，异常简陋，这也就是昆明最早的第一家电影院，父老们至今犹津津乐道。当年的翠湖，中间系一条砂石板镶成的窄路，两边是沟，沟外临湖，又无路灯装设，晚间电影散场时，一片漆黑，难辨路径，观众往往有失足陷入水沟的危险，常闹“行不得也”，所以后来即告停办了。听说系因旧政府当局通知停业的。

2. “黄武毅公祠”的电影院。

约在民国六、七年左右（一九一七——一九一八），昆明黄公东街的“黄武毅公祠”后面（当时的城隍娘娘殿后层）也曾开过电影场，创办人不详，影片仍须向百代公司签订合同，都是法国片，由越南海防寄来，用耀龙电灯公司电力放映，观众颇称踊跃，刘光义先生幼时曾随其母亲看过这些电影。

3. 两粤会馆内的百代公司。

昆明市龙井街两粤会馆的百代公司，也曾开设过影场，专放法国影片，创办人已不得知，刘光义先生当年曾在影场，随其父亲包收过“垫子费”（最早时期，昆明的戏院影

场设木长条凳，上加棉花垫子或草垫，向观众收“垫子费”）。

以上三个电影场，历时最先，均没有演讲员。亦无幻灯片，观众很难看懂。当时的昆明，封建意识浓重，女子晚上都很少出外看剧看电影，所以放映大半以日场为主。百代公司时，才逐渐习惯了夜场观影，这也反映了昆明当年社会风气的闭塞！孙维恭先生追忆：两粤会馆的百代公司，曾一度随票附送过香烟，高价的票，附送英美烟草公司的金花牌香烟，作为宣传和招徕。低价的则附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国产香烟黄雀牌，每包五支。

4. 新世界影院的崛起和烧毁。

新世界创办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地址在昆明南城近日楼外羊市口的教子巷内。据创办人邓和风老先生追述：新世界的着手建筑远于民国三至四年，五年始正式开幕营业。房子系墨江县人聂定一的，因其兄在沪不赞成他开设影院，所以，采取了出房入股的方式，聂占四成，新世界占六成，院址尚宏敞，按照当时影院式样新建，新世界的崛起，是昆明最早的一家正规化影院。

新世界的影片来源，系委托当时的春影阁（楼上照相，楼下售西药，后改为五洲大药房）代办。昆明系由春影阁在昆销货的李仲镜（邓和风先生的老表）帮办；上海则委托项松茂代办，当时在上海租影片，迢遥路远，先由代办人在沪看试片，双方协议后，才取道香港，经越南海防运到昆明。手续繁，片租高，且有时间性，有时在港耽延，到昆租限过短，只有向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洋商多出片租，才能续映。这时上海已经有几家影片公司，但国产片尚在萌芽，各

帝国主义的外国影片，仍居垄断地位。昆明的电影，由法帝片子最先独占的形势，一变而为美、英、法等帝国主义，互争雄长，鼎足而三。

新世界的第一任经理为邓和风，副经理为刘永安（号锦堂），采取私商集股经营方式。股东当中，聂定一以房地搭股，为主要当权人物。新世界开业后，异军新起，活跃春城，观众踊观，车水马龙，颇呈一时之盛！放映的片子有：《花旗大战》《懒木匠》《神豹五不死》……法国等国家的故事片，除故事片外，也放映过一些简单的自然科学影片。

时值唐继尧统治云南，昆明军警林立，五方杂处，娱乐场所的营业，表面上虽然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实际上，军人，流氓，弹神（云南对流痞的专称），小偷等类人，混进去看白电影（不出钱）的，为数不少。新世界因白票太多，只有呈请当时的宪兵司令部，警察厅派宪警维持秩序，设立“弹压席”。影院上自经理，下至职员工友，对宪警奉之若“神明”，生怕得罪他们，致生祸灾；对各帝国主义在滇的“洋大人”（领事官等），或当地军政首长，达官显贵，则更要格外挑选“好座位”，留给这些大人先生及其宝眷，以示优待，但大人物往往不先付票款，影院留票人又不敢卖出，空等不来，形成废票；看后不付钱，不敢催取，影院掏包……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况且，明有弹压维持，暗中小偷出没，女宾发上的金簪玉佩，小孩的帽巾穿戴，常常不翼而飞，观众频频责问经理人，赔礼道歉，徒唤奈何！据邓和风先生云：他任新世界经理时，这类受气的事，指不胜屈，至今还记得两件事：有一次，一个小偷头子，头戴下山虎毡帽，足穿芒鞋，昂首直入新世界，迳坐于高等留票座

上。邓问他“你怎么不买票就乱坐？”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说：“你们请都请不来！”邓又问他：“为什么请不来？”他公然说：“你们影院丢失东西，离了我，你们就找不回来！”弄得邓啼笑皆非！又有一次，一个旧商埠一署的巡官，着便衣入场。影院查票人员向其要票，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回署后，竟以二指大的一张条子，传新世界的经理邓和风 and 荣华茶园（京滇戏园子）后台管事李春廷（京戏老艺人，工红生及武生），立即到警察一署去。两人奉命唯谨，到警察署恭候了一小时，才蒙这位巡官接见，其云：“没有什么事，就是两院厕所里的电灯，应多装出二尺，照到外面来！”诸如此类的有意刁难，当时已是家常便饭。邓那时年青受不了旧社会官场的乌烟瘴气，便与李仲镜商谈退股不干，后来，新世界即抵给聂定一接办。原来新世界系用耀龙电灯公司的电源，常感微弱，光线不好，聂添购了一座发电机（脚踏），自行发电，光线较前明晰，营业情况，亦蒸蒸日上，连影片拷贝都自购过。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聂定一任内发生了火烧新世界，轰动全昆明的一次惨案。失火原因，据邓和风先生谈：由于聂定一赚钱颇丰，生活腐化，与昆明名妓“小观音”姘居，连同其母，均住于影院内，一晚，新世界内由沪新运到几部影片，电影散场，深夜试片。前层正看试片，后层住房即是小观音母亲的卧室，影片拷贝，未放入铁片盒，散在其母的鸦片烟铺上。老奶年逾六旬，又是小脚，过足烟瘾，抬着烟灯，站在床上找臭虫，小脚站立不稳，灯火打翻，引燃蚊帐，马上烧及影片拷贝，胶片助燃性猛，火势遂成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外层正看试片的聂定一，刘锦堂等人，被

大火封住出口，刘拉聂欲冲出火场，聂因羞愧，畏其兄（上海商人）责备，更怕负赔偿的罪名，坚决不走，当时即被烧死于场内。刘锦堂跑上二楼又上三楼，抱着账簿跳下去，跌伤足部，数月始告痊愈。小观音亦在场看试片，出事溜之大吉！此次新世界大火，演成惨案，烈焰冲天，创立两年左右的设施，一旦俱成灰烬。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影院首创演讲电影的风气，即从新世界开始。该院最早的演讲员有段子章（四川泸州人），演讲技术，初仅作些简单介绍解说，尚未深入角色，但亦奠定了后来昆明很长一段时期，讲解默片的基础。高竹秋先生当时也曾以客串方式，为新世界演讲过几场电影。

5.大世界影戏院。

约在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左右创办的影院有大世界影戏院。创办人为王襄臣，王汉声兄弟（在昆明开设务本堂书店）及刘梓然等。地址设于昆明市区正义路通海会馆内，约可容纳一千余人。因当时的座位，系用条凳，不对号入座，弹性很大，观众一个挤一个，营业盛时，水洩不通！座次分为三等：（1）普通票，（2）正座票，（3）楼厅票（特等）。当时的楼厅还不及天井正座吃香。该院出入分为两路：楼厅座与天井座由正义路，普通座由头道巷出进。当时的票价：普通票每张三枚铜元，正座四五枚铜元，楼厅六七枚铜元。仍以百代公司的法国影片为主，因越南为法国殖民地，滇越火车道，为法帝所垄断，影片来源，多由沪转港，再转越南海防入滇。

大世界的营业很热闹，大都放映法国片，长的达几十本，连续放映，大赚其钱。记忆所及如：《龙爪大盗》、《女侠

客》、《黑衣大盗》、《罗兰历险记》、《红圈党》、《九剑党》、《三K党》、《怪骑客》、《飞鹰党》、《七宝珠》等等。这些片子，多为打斗、侦探片。这时，美帝国主义的影片亦深入云南，滑稽片尤为充斥，好莱坞的一些滑稽明星如：“神经六”、“傻白”、“卓别林”、“神经八”、“森鬼太”、康克林等；法国滑稽明星如：“怕得凶”、“双足”（四条腿）等主演的滑稽片子，均风靡一时！国产影片极少，偶尔放映过几本国产小短片，都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所拍摄的，如梅兰芳先生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春香闹学”等京剧舞台艺术小型纪录片，精湛的艺术表演，深为当年昆明广大观众所称道！可惜那时国产影片太少，几如凤毛麟角。

当时，大世界演讲电影的，有刘梓然、叶绍庄、覃雨苍（叶的外甥）、张训庸、华瑞臣诸先生，均颇负盛名。其中尤以刘梓然先生能深入角色，掌握情节，刻画人物，讲得出人情味来，当时最为广大观众所欢迎！据说因刘曾到过日本，学习做效了日本讲述影片的情况。日本仅简单介绍片子内容，刘梓然高竹秋诸先生针对观众需要，加以变革，随放随讲，有声有色，对帮助观众看懂内容及情节，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刘系保山人，音似京腔，听之悦耳，抑扬顿挫，应弦赴节，颇为精到，大受称赞，每逢放映外国长片，刘利用片头映出时，加上“开场白”一段，亦很有助于观众了解剧情。

大世界当时还没有银幕，映在白墙上，该院楼上放电影，下面为务本堂的印刷车间，放映秩序，非常嘈杂。放映电力亦采用耀龙公司电源，机器房主持的技师先为曲炳章，后为罗翕堂（广东人，后在昆明开设华乐唱机行）。

6. 大乐天影戏院。

约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左右,新世界火烧的翌年,继大世界而创办的,有大乐天影戏院。创办人为陈云僧(下江人,后开汇康百货商店于正义路),经理为黄景康(苏州人),黄的有利条件之一,即长于英文,能担任翻译。该院地址设在市区青龙巷黑神庙(后为贵州会馆)内(今天的长春剧场),出进由后门。

放映的影片均为默片,百代公司出品居大半。高竹秋先生在大乐天开幕时,应约担任演讲电影。此外,尚有胡影声、周泽民、夏伯鲁、傅一新(回族)等,均在该院讲过电影。当年,滇剧的罗香圃老艺人亦曾为大乐天作过客串讲述,当留作一段电影史佳话。机器房放映员为曲炳章,还请过柏希文先生任过该院的影片翻译。

当时放电影,一般称做“八本”,放映长片与短片各四本。有时长片有达几十本的,仍每次放映四本,连续多次映完,放映秩序,照例均为:第一、二本短片,第三、四、五、六本放映长片,七八本又放短片。每本片子约需时十四五分钟(单机放映,必须倒片,需时较多),约计两个钟头,这也是早年昆明电影的一种习惯与风气。

高竹秋先生追忆大乐天开幕情况,其第一部放映片为法帝国主义的故事片《红圈大盗》,由高担任演讲,片子系一部八本,分为两期上映,头三天放一至四本,使观众们大有“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渴望,然后再放五至八本。

大乐天开办约一年左右,营业不如大世界之盛。演讲与翻译等方面,则较新世界时,已胜过一筹,演讲的人,不限于

内容简介，更随影片情节变化讲解，演讲员开始记提纲，用一盏小白布灯，放在演讲桌上，外不露光，演讲时颇近于双簧式，观众对内容亦渐能明瞭，后来大乐天与大世界同时放映一部影片，同一内容，各用一名，如大乐天放时叫《绿野仙踪》大世界放时称《侠义道人》。大乐天放映此片时，机房烧片失事，毁于大火。程子模老先生谈失火原因，系由于放映机器不好，用木架手摇机放映，当时的拷贝极易燃火。该院放映《绿野仙踪》时，放映员为晋仰高，因为机房堆放的拷贝，不仅一部片子，许多部片子拷贝都堆在机房，放映时片子一着火，立即引起堆放的影片拷贝全部燃烧，造成大火，据孙维恭先生谈起火时观众惶惶夺门或跳窗而出，也有受伤摔坏的，幸未造成死亡，这是继新世界后的第二次大火惨案，整个影院，全部烧光，损失惨重。经理黄景康被关押，吃过官司，对烧伤的观众，作过赔偿，并赔偿片子及债务。大乐天烧毁后，无法恢复，即告倒闭。当时这件惨案，发生于中心区闹市，震惊和轰动了整个昆明，传遍了全省各地。

7. 小型影院——万利源。

万利源影戏院的创办人为大兴公司的老板张绍武，地址在大南城外三市街，地点狭小，仅容几百人。当年昆明小孩子们玩“鱼跳龙门”的游戏时，有童谣唱道：“火烧新世界，墙倒大世界（形容“楼上楼”，放映位置高）水淹大乐天（地势低凹），挤死万利源（地点狭小）。”不失为真实的写照！万利源多放映外国滑稽片，影片来源少，地方又狭窄，远不能与几家大型影院竞争，为时仅数月，即停业了。该院曾放映过美国影片甚多，记得其中有卓别林主演的滑稽片

《狗世界》一片，卓的表情刻画和讽刺很深，表演技巧，颇臻上乘，算是当时有进步作用的电影，别的美国影片，为害就极大了！

8. 小型影院——义和公。

当时与万利源先后不久开业的小型影院，还有一家名义和公的，原来系一座滇围鼓茶社，后改为电影院，地址设于华山南路口（现在的二中心食堂隔壁）据父老传说，该地区在明代原为水牢，明永历皇帝在滇时，曾用来关押过人。该院地点很小，仅能容纳三四百人，短短开过两三个月便告停业。

9. 新云南影戏院

新云南影戏院约成立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左右，地点在金碧公园后面（现在的昆华医院）。创办人为姚石庵，向渭清，王襄臣等，放映员均由沪请来，分为两班：一班为罗翕堂与张景明（助手），另一班为李国梁（上海人）与助手姚群标。放映的纯为法国片（默片），该院地点宽大，能容一千余人，惟因地方位置太远，又颇偏僻，由东寺街通过，凹凸不平，昆明在那一时期，夜间行人上街的较少，营业很受影响，常显得清冷。据张景明先生追述，新云南影戏院因营业不景气，时开时停，达三次之多，成立不到三年即垮了。

10. 天外天影戏院。

天外天成立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地址在旧日的荣华茶园（演过京滇戏，现在的昆华医院后层）。股东有蒋治初，王玉堂，王厚生，董猷廷等。建筑系以戏园改成影院，因陋就简。放映法国影片，百代公司出品，（片头刚放出时，即有一只大雄鸡叫的画幕出现于银幕上）用燿龙公司

的电力。据当年天外天演讲兼编辑的程子模老先生谈，昆明有电影说明书创自两粤会馆的百代公司，但天外天成立后，已更进一步，发挥说明书的宣传作用，先由柏希文先生翻译，再由程根据翻译材料，记其概略，自编简单扼要的说明，连同影票送给观众。

天外天当时的票价，已较前提高，大人票特等座每张已售至两角银毫，普通座票达一角银毫；小孩票亦已售五枚铜元。放映电影的方式，较过去有所改变，采取先放四本新闻片或短片，然后放映正片四本的办法。程先生追述当时柏希文先生在天外天任翻译，影院月送伙马费百余元，柏均未受，每积累到三四个月，请影院送到英语学会（昆明当时的补习英语学校，柏主持其事），作为经费，取收据报账。后来，天外天的倒闭情况，据程谈系因与张子明大打官司所引起，当时因张主持市立电影院（办于土主庙后层，今华山小学内），初向上海办国产影片，天外天由海防订过一部国产故事片《秋扇怨》，先在海防放映后，再运到昆明，租价低廉，仅花一百多元，就租映一部，这部片子系胡蝶早年所主演的成名作品，天外天放映时，大为卖座，可谓“倾倒”昆明各方人士！于是，引起张子明的极大不满，认为“违约偷租”，侵犯了市立电影院的权益，大兴官司！时张正任昆明市政公所社会课课长，身在主管部门，仗势停止天外天租映国产影片，饬其只放外国片，营业深受影响，卖座逐渐低落，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春季，天外天即告停业。

11. 昆明最早的公营影院——市立电影院。

昆明市在唐继尧主演的末期——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曾由当时的市政公所（张维翰任督办，马轸、刘楚湘

任会办），开始创办过一座公营电影院——市立电影院。地址设于市立第五小学校（华山西路的土主庙大庙，今华山小学校）内，只放映夜场，不放日场，因为市小学生白天均上课，但每逢星期日也放映日场。放映电影地点，即系利用学校礼堂（大殿），较为小型简单，柱子多，妨碍视线，仅能容纳观众四五百人，不对号入座，条件较差。那时昆明仍很封建，该院虽为公营，仍受清规戒律的严格限制，尤其是男宾由学校大门出入，女宾由后铁局巷出入，形成男宾看正面电影，女宾只能从银幕后看反面电影，隔幕而观的状况。

放映的片子，有美、英、法等国的影片，也有国产片。放过的国产片如：《采茶女》、《孔雀东南飞》、《韩湘子九渡文公十渡妻》等。因早年国产片极少，美、英、法片占绝对优势！所以，遇到国产影片，广大观众容易了解，深为广大观众所爱，营业额也很可观。

市立电影院当时的演讲员，阵容较强，有程子模、蒋小秋、彭志诚、张子英等。由张子明一直担任该院经理。记得市立电影院放映电影，每晚还加上音乐演奏，当时云南省美术专门学校的学生金丽生等，常去演奏，以工资作酬，有时柏希文先生因担任该院翻译的关系，也偶奏钢琴，在当年昆明影坛，亦属一段佳话。

（三）中期的昆明电影事业

1. 光华影戏院。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龙云主持滇政时期，昆明的电影事业，较初期时，已随时代而逐渐向前发展。是年，新创立了光华影戏院。地址在金碧公园内的“洋船亭”里面，

亭的两边，均为水塘。光华的创办人展秀山、宋旭初；展任经理，宋任董事，当时的戒严司令张凤春（龙云麾下的四师长之一），骄兵悍将，跋扈飞扬，该院也拉作大股东之一，作为“有力”的靠山！

记得金碧游艺园开幕，摹仿上海的“乐园”方式，有京班（黄玉麟领班）、电影院（光华）、京音大鼓、苏滩、空中拉戏、三弦拉戏、双簧、相声、杂技等等，五花八门，丰富多样，别开生面，一新耳目，在昆明还属破题儿第一遭，热闹一时（当时系张维翰任市长时期）。观众入园，先购门票，初售一角，后改五分，除京班和电影须另行卖票外，可以任意看其它的小型节目。光华电影院设在游艺园内，开张的兴盛热闹，前所未有！当时，光华的电影票，每张售旧滇币二角。影片大半为外国片，尤以法国片居多，代办片子的负责人是苏东帆（广东人，曾任昆明滇越火车站的站长）。这一时期，国产片亦渐日增，演过的国产片如：《西厢记》（老明星林楚楚，李旦旦主演），神怪片《万侠之王》，家庭故事片如大中华百货公司的《离婚》。此外如《马戏女》（邬丽珠主演）等等，都为当时很上座的一些名片！外国影片当中，以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最为轰动昆明影坛。旧社会中，兵痞流氓，蛮不购票，看白戏、白电影的层出不穷，金碧游艺园因仗张凤春的势，也请了戒严司令部的卫兵，站在园门口负弹压之责，曾发生伤兵与卫兵冲突，卫兵开枪当场打死伤兵一人，还殃及老百姓，住公园隔壁陈姓（售武定鸡）的儿子，因在旁看军队打架械斗，被流弹打死。当年娱乐场所秩序举比一端，可以概见。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曾经放映过两部反映我国人民反帝反

封建的短片：

(1) 早年本着曾请朗华国产片公司来滇拍摄过一部《洪宪之战》(系唐继尧主持滇政时期所拍的片子)，曾在光华电影院正式上映过。这部片子，实地摄入了昆明金马、碧鸡、忠爱三座牌坊，还有五华山开武亭。唐继尧当年任滇省督军时，坐轿子上五华山办公，前面排列唐的御飞军(近卫部队)，以及当年在昆明小西门外潘家湾一带，摄下演出护国军与袁世凯的洪宪军作战的情景。

(2) 光华也放过淞沪抗日战争的实景，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楷将军等与士兵的抗日英勇事迹，都拍入镜头。

当年光华的讲述员为：叶绍庄、覃雨苍、张训述、刘光义诸先生，放映员为罗翕堂、曲炳章等先生。后来光华改为演唱滇戏，由栗成之、水仙花两老艺人主班，开设了数月的滇剧院，然滇剧得不到扶植，十分衰颓落漠，不久即到四川演唱，光华的尾声止此。

2. 新民影戏院。

光华停业演过一段滇剧以后，又在原址曾短期创办过新民影戏院，创办人为刘洁民(原来的万来祥西药房经理)，张傑三(滇西人)、段绳之(段克昌之弟)等。因机器设备欠佳，常出问题，影响营业甚大，开设筹办不久，即行流产，当时该院聘程子模与刘光义诸先生任过演讲员。

3. 逸乐影戏院的“中兴”。

约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左右，昆明市区光华街云瑞公园，(当时省立师范学校对门，现胜利堂对面喷水池所在地)新建筑了一座逸乐影戏院，可容纳观众一千余人，初开时不对号入座，后仿大众电影院实行对号，有楼厅和正